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时间与社会科学理论

Time and Social Theory

芭芭拉·亚当 著
金梦兰 译 陈生梅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附 录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英 注 编

时间与社会科学理论

Time and Social Theory

芭芭拉·亚当 著

金梦兰 译 陈生梅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与社会理论 / (英) 芭芭拉·亚当著; 金梦兰译.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7
(时空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3-09619-0

I. 时… II. ①芭…②金… III. 国际社会学—研究
IV. FB0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02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作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 19 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

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性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

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

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年11月29日

致 谢

承蒙马丁·奥尔布罗（Martin Albrow）和卡迪夫大学社会学系对本研究的支持；感谢经济与社会研究协会（ESRC）在1983至1986年期间为我提供了研究资金。感谢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的出色指导，并感谢简·亚当（Jan Adam）和J. T. 弗拉斯特（J. T. Fraster）仔细检查了我在理论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理解。这些年来，许多人对我给予了鼓励，在此一并致以谢意。然而，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人，他们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谢罗纳德·弗兰肯伯格（Ronald Frankenberg）和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他们对我的研究鼎力支持并勉励我以此论题成书。尤其感谢我的丈夫兼同事简（Jan），感谢他耐心的倾听，睿智的响应，最重要的是，他批判性地阅读了这本手稿。还要特别提及我的孩子米里亚姆（Miriam）和托拜厄斯（Tobias），如果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帮助以及他们心甘情愿地照顾自己，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最后，我衷心地感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关于时间的著作具有启发性，他使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时间论题合法化。他的思想对于我力图强调和讨论的几乎所有时间形态都至关重要，因此激发我最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芭芭拉·亚当

目 录

导论：时间是一种生活事实	1
第一章 社会理论中的时间：不可避免、不可或缺、不解之谜	9
当代理论路径的多样性	15
对二元论和学科分立的摒弃	20
哲学方法的区分	25
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	52
小 结	57
第二章 从运动的尺度到熵	59
牛顿的尺度	61
相对时间和量子时间性	66
热力学的变化	73
小 结	78
第三章 节律性：生命之根与形式之源	83
生物节律：调节我们和辨别时间的时钟	85
有机体与机器隐喻	91
生物的变化	96
小 结	103
第四章 人类时间研究	107
心理意识面面观	107
被预算的时间	111
定位与视角	113
生命周期	118

社会变化与秩序	120
小 结	123
第五章 工业化时间与权力	125
定时的社会生活	125
受控的社会时间	131
等待	144
小 结	150
第六章 超越的时间	152
向死而生及超越	152
延伸的现在和永恒轮回之神话	160
未来：扩张的、拓殖的和丧失的	166
过去：拥有的、记载的和构造的	171
小 结	177
第七章 社会理论的时间：出发点	178
重温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	179
借助隐喻进行认知	187
共振与无等级层次	191
同时性和延伸的时段	196
索 引	202

导论：时间是一种生活事实

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那么，如此显而易见的东西又有什么可写的呢？你不会是要把这个本来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东西搞复杂吧？”我研究这个题目已有多多年，答复这样的质疑本该不成问题，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入，回答这个寻常的问题不但没有更容易，反而变得越发困难了。因此，我请我的朋友进一步说明他的看法。他解释说，因为我们夜晚入睡，早上起来，店铺每天定时营业，工作有起止的时间，并且，我们的时代就是按照这种生活事实建构起来的，所以，时间是一种明显的生活事实。我告诉他，他举的例子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也不适用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往昔。在西方社会根据时钟和日历时间来组织以前，这种所谓的“生活事实”必定是截然不同的。我还指出，他仅仅谈到浩如烟海的时间形态之中的两种：昼夜循环的时间和以时钟时间为辅助的我们每天社会活动的构成，由此也就排除了我们日渐衰老或者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关注点这样的问题。一个年轻人可能完全体会不到对一个七旬老人来说重要的东西。我看得出，桌旁围坐的其他人都对我的观点有所认同，但我的朋友仍无动于衷。他说：“不错，但那又怎么样呢？所有这些例子当中的时间也还是生活事实啊。”我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解释说，我并不怀疑时间是生活事实，而只是认为，社会科学家们理解时间并把时间纳入自己理论的方式有问题。

我继续解释说，时间的诸多形态构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形态涉及共时化、排序、测序或定时，有些涉及控制或尺度，还有一些是机械的和人工的时间形态。所有这些形态都不是孤立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科学要研究、理解并说明这一现实，就会期望社会科学家们以

这种复杂多样的关联方式来考虑时间，不是基于某一种时间形态，而是要在各种时间形态的关系中来认识和确认时间的诸多形态。他理解了我所说的话，但仍看不出问题所在，当然也还是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耗费多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在他看来似乎一清二楚的问题。有此想法的绝非他一个人，我的社会学同事们与这位朋友的观点相去不远，每个人都还有待说服。

我接着告诉他们，社会学家们已经对社会时间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人们对时间的预算和统筹，在特定时间经常从事的活动，退休对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及其家庭的影响，一个人被解雇后在时间体验上的变化，社会生活的节奏以及人们的时间控制等。而另一方面，人类学家更强调时间在不同文化基础上的意义和形式；历史学家则尤为关注过去。我可以保证，对于时间，尽管大多数学科似乎都有其侧重点，但当我们把那些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就很容易看出，时间在人类生活和思维领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对于人类思考自身的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和死亡的必然性，时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朋友承认，以这种方式研究时间听起来的确令人兴奋，但他仍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超出这个现有的研究体系。他问道：“对于那些研究都无法说明，而所有会思考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知晓的东西，一本关于时间和理论的书又能做些什么呢？”于是，讨论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看法：时间是一种生活事实。

依然没有其他人想参与这场讨论，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我来进一步打开局面。我不得不进行解释以打破这种局面。我再次承认，他的观点具有核心地位，并指出，我强调的是时间的复杂性。我侧重的不是如何不把时间理解为“生活事实”，而是认为时间隐含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渗透着多种多样的意义。我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时间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能够“在聚会中玩得开心”，能够“按时工作”，能够因病“耽误时间”，能够选择“恰当的时间”种植土豆，甚至能够“苟延余生”。我们能加速或减慢时间的流逝，那不同于我们因被迫等待而变得焦躁或因时间流逝太快而感觉匆促。我们得区别变老和感觉老，区别退休人员和大学生的日程安排。我们在千差万别的时间中来去自若，却没有对时间多加考虑，我们把时间当作单一的概念在使用。我们想象中的时间没有边界，我们思维中的时间无界却有开端，我们注定了难逃始终两界，但我们对这些差别不以为意，似乎这些都与我们无关。

我们也从不在乎这些时间互不相容，例如，与我们的有限性及注定但未知的死亡相关的时间，或者我们按周计算、按月计算或按完工计算的劳动时间。看来，我们穿梭在变化万千的时间之中，却很少明确地进行思考。

然而，我们可以期望，社会科学家在调查人类社会生活时，能超越常识和想当然性。我们设想他们不仅能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千变万化的时间形态，而且能在其彼此的关系中认识它们，并在研究和理论中解释它们。然而，这个合理的期望恰恰落空了。看来，不仅在社会理论的思考中缺失了时间，在思维、语言和我们须臾不离的日常生活中，时间也没有展示出多面性。同常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把时间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时间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明显到几乎让人熟视无睹。不仅在主要形式中，而且在诸多难以察觉的形式中，要“看到”并识别时间，殊非易事。

我进而解释说，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察觉到社会理论与自己经验领域的社会生活不相符。我注意到，当理论家们关注结构时，他们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而当他们关注变化时，就在一个定义此前此后界限的静态体系中进行描绘。我发现，社会科学家以时钟时间单位来量度人们的体验，却并不考虑时间的其他方面，也几乎不区分量度的尺度和数量。例如，尽管过程本身可能与日历时间无关，而只关涉季节、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或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事件却可以根据所持续的年、月、日来定义。此外，从个人的立场看来是无时间、永恒的东西，从历史的视角看来却可能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或者从进化论的观点会被视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变化。

社会学理论一般把这些形态中的某一个显现为绝对的，而侧重时间则表明，这些形态都是相对的。对于时间，理论和整体视角似乎进一步要求作出强制性选择。于是，解释社会世界的依据要么是它是怎样的，它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要么是它应该是怎样的；要么是它如何被构成，要么是它如何发展；要么是无时间、永恒的，要么是有时间的。对功能的解释就是没有时间或时间性的既定现实。我继续“抗辩”说，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传统就是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且，对时间的关注也不例外。因此，对时间的理解要么是社会的，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一个尺度，要么是一种体验；要么是循环的，要么是线性

的。时间可以和时钟或者是自然节律相连，同老化及熵或者是活动的定时、排序和节奏安排相连。与此同时，社会理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我们的生活之树上的果实概念化，成为孤立的单个的部分，他们把那些不侧重的内容绝对排除在外，而不是将其纳入他们的理解。“是的……”我的朋友慢吞吞、若有所思地回答说，“我想我明白你所说的，这似乎合情合理，但我而言，这没有任何现实感”。通过把我的说明从人们行为的实例转移到理解的原则和结构，这些思想尽管言之成理，却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了。对他来说，思维结构没有任何现实的价值。然而，对我而言，却成了我研究的“经验”数据的核心部分。

他继续说，“一切都如此简单，而你们这些学者为什么总是把不容置疑而又直截了当的东西搞复杂呢？”在这场争论中，我第一次发觉自己不再处于防守的位置，而是站在激烈对峙的立场上。我绝不能认同全体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把他们所力求描述、理解和阐释的现实复杂化了这一观点，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已经逐步认识到，我们一旦开始观察并思考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它无比复杂，于是，就着手简化它，直到将其面貌简化为一两个可选项为止。我们一般都根除复杂性，直到可以概念化地处理现实。更糟的是，这些简化了的面貌仍然被作为理解和解释整体面貌的依据。这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那些用其他方式难于处理的复杂事务时的做法。这是一种应对生活和维系生活的策略。然而，我要提出的是，一旦我们想要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理解和定义现实，无论是假设性的简化，还是强制性的简化，都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但是，那真的很重要吗？不管社会科学家是以这样、那样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定义时间，他们如何理解时间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如何答复这样一个天真的提问啊？几百年来，这个未解问题的答案，已经使得唯心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分道扬镳，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我明白，这种分歧只是由我们从古希腊哲学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所人为造成的，不过，很明显，我自己提供的答案属于德国唯心主义思想传统。我争辩说，那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概念和理论、我们的所见所为都相互影响，并且从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根据时钟和日历，我们是把生活的组织结构理解为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呢，还是历史事实，是由我们创造、强加于自身并由日常行动所维持的东西

呢？这些都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这使得我们把社会生活看作或是有选择的，或是决定了的。例如，在全球层面上，就核力量而言，我们的理解是仍囿于牛顿机械技术呢，还是相信创造出核力量的当代物理学呢？这也很重要。即使我们的理解没有超出传播核技术的知识，至少，只要我们的理解是充分的，就这个人类的创造物（核力量）而言，我们可以进行选择、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理解上的变化，我们仍会停留在无助的、由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的状态。对于我们未来的社会建构、我们与死亡的关联、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日常生计、我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我们与所有我们的创造物的互动来说，我们的时间概念及在社会理论中使用时间的方式都很重要。因此，我认为，充分理解本身还不是最终目的，我相信我们的理解方式和意义框架的构建性，并以此从根本上指导自己。换句话说，我认为，对于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来说，自己的这种“生活事实”研究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这些评述为这次小聚在一起的社会学成员提供了一个引线。一个同事认为，我的答复证实了我的方法属于社会学的批判性理论传统，并且隐含了历史分析而非结构分析的趋向。她认为，我对知识构建性的强调与批判理论家的关注点及其研究中强调把未来作为显性的分析成分是一致的。同他们一样，我似乎把理解当成是行动的前提，而反过来，行动又使得重新定义成为了与数据积累同样重要的智力发展部分。另一方面，我对时间性的关注证明了我倾向于历史方法。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我的研究又重新被归入了现有的社会科学传统之中。这个同事提出，一旦我发现了自己的视角，我的研究就可以在该学科的现存边界内来处理了。我承认这确有可能，但我声明，令我不安的是，只有放弃我已经明确提出的关于时间异常现象和矛盾之处的关注点，才能这样调整我的研究。

正如人们在使用时间概念时，并非在谈论同一事物一样，各个学科及学科中的各个视角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是在谈论现象、事物、过程、特性或一个维度、一个范畴和一个概念，他们不加置疑地使用“时间”这个词，就好像它只有一种含义似的。一些科学家谈论“随着时间推移”而进行的运动，而另一些谈论“时间中”的变化；一些科学家把时间纳入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轴而进行记忆和形成意向的能力，而另一些科学家则把时间归属于日常生活的常规化和重复性；一些人坚持所

有时间都必定是社会时间，并将其与时钟和日历相连，而另一些人则断言权力和控制是社会时间不可缺失的方面。要在一种现存的视角中整合时间的研究，就意味着无法探讨此类跨视角的任何一种有悖常规的情况。然而，我却把这些冲突和矛盾视为主要的挑战和机遇，认为这不容错过。

我进而指出，把变化同结构分离开来的通常的社会科学实践，远不只是包含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的二元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社会科学实践中，结构和历史变化显现为相互排斥的理论选项，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使以变化为核心来分析事物的过程，这种分析也常常像是基于运动中的台球的物理理论和无生命物质的行为。与此相应，历时分析可能被用来处理没有时间延伸、无时间性的、不定向于未来的“时间中”的点。但是，生命、成长、新事物、自我认知的可能性、意识中固有的物理边界的时间延伸，以及权力——我已经认识到权力是所有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关系中使用和分配的都是抽象的时间数量——等所有这些大都被排除了。此外，在含有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或更多方面的分析中，它们一般被描述为连续的、线性的、进化的或累积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面本该是同时并存的。

要从那些支离破碎的理论视角中得出一个清晰的理解，要求我们不只要掌握一两种时间方法，而是所有方法。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单一的时间意义，例如，时钟时间、年代表（chronology）、定时（timing）、商品（commodity）、尺度（measure）、“时间坐标”（*t*-coordinate）、此在（*Dasein*）与时段（*durée*），等等，而且要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做到，不仅要在单一的社会科学传统中认识它们，还要在其相互关系中认识其意义和区别。意识到特定学科和特定视角的时间尽管重要，但却仅是亟待研究的冰山一角。我们需要放弃对一种视角的安享，并接纳我们自己学科内外都存在的具有威胁性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由整个“时间”谱系所构成——从最物理的、机械的、人为制定的时间到经验的和文化的的时间。这种理解再加上我的信念——我们与之互动并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世界，还有日常的物理、生物和人造世界——使我确信，除了人文科学的那些理解之外，理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时间也很重要。我们要研究那些理论中固有的时间，以便确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时钟时间之间的关系。毕竟，时钟时间是所有科学家都利用的一

种时间形态，它被用于测量研究中的事件和过程。

我解释说，努力理解我们自己和其他学科中基本的、通常未经检验的假定是一回事，而把那些假设联系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都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只有在此的联系中，它们才逐渐类似于我们完整的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工作和社会交往中的时间，以及我们的意识、存在和被隐性地认识到的生活经验中的时间。要把当前各自孤立的常识汇聚到一起，需要在历史的、自然的和人文的语境中，不断地、有意识地努力让我们理论上的理解与流变的经验复杂性保持相互联系，并与之对照。换句话说，即努力把握所有那些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总体的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承认个性不仅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必要的。并且承认我们的理论理解与我们的个体性和生物学，我们的语境、信仰和价值观，我们的需要和动机，都不可分离。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所学、所见和所历，以及所思所为和判断都是相互影响的。舍此以外都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研究。我赞同 20 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如伯姆（Bohm）、海森堡（Heisenberg）和普里高津（Prigogine）的观点，因而，也就认可了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相互影响的组合，用以代替传统科学的客观性观念。

随着这样一种对个性及语境的强调，真理观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真理观不再是僵化的、永恒的、绝对的，而被理解为一个流变的过程，被理解为是社会性地建构并同时在进行自构的，是可以质疑的。质疑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并且不再质疑的东西——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肯定的激进的人文主义“工具”——需要进一步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理解以及我们的基本假定都包含进去。这个质疑的过程和由此产生的层层反思，促使我们把焦点集中在通常情况下不关注的问题上，并帮助我们打破它的“理所当然性”。它能使我们见所未见。一旦这个打破自然看法的过程开始，招致我们无法把握其各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时间之谜就会明朗化，我们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精通时间的一个方面，而是要把握所有方面的整体，在它们动态的相互联系中认识它们的全部。如此理解时间，不仅允许而且强制实施了超越不同视角的方法。这必然需要新方法的理解和现存概念的别样使用。它要求一种特殊的理论方法。只有把社会理论设想为个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种解释学的，或者历史的再解释活动，跨学科的探索才有可能进行。与